

青箱雜記卷第一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雷德驤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驤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過金闈鼓訴寃鞫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驤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驤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隣

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  
爲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畧而無度量非宰  
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  
宣徽使薨德驥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  
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  
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  
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  
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  
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

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  
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  
蓋禹偁常出德驥門下而德驥深於易酷嗜吟詠  
故也

有終有將畧自平蜀後人爲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  
貧不能足貸錢以給比捐館時猶逋三萬緡真宗  
特出內帑償之故魏野哭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  
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塵侵  
暗銘旌泪洒班功名誰復繼勅葬向家山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鷓鷯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敢復坐圍以欄楯設御榻焉卽今張文孝公宅是也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大府卿壽九十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

其父福慶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卽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叅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閣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官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卽時宣召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

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世傳真宗任且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且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公與楊文公信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黜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編紵之意也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歛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項項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曰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且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

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多歲况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幾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

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曄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碁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也~~夏和師晒作葫蘆~~也~~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

馬亞亦作

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

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

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  
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  
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  
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  
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  
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  
旋占凌霄路自是登階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  
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

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  
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  
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  
其二曰小院雨其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  
下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壻  
辛勤去折蟾官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  
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  
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  
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  
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  
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  
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  
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  
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覺慳亦自成一家體  
格

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更  
不甚懼行坐常弄狐子不莊懷袖尤喜唱清和樂  
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  
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  
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  
卑吠狗兒肥次又闕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  
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焯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  
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  
哉焯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齊雜記卷第一終

青箱雜記卷第二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卽下令誅絳而赦穎

穎自負文學少許人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贊文求見穎倒屣延迓酌對

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  
獻詩於頴頴次韻和酌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祗緣  
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  
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  
場雋况值天堦正舞干慎儀亦任江南爲尚書禮  
部侍郎崇政殿學士嘗奉使嶺表劉主囚之踰年  
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  
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女病譖語曰且急遣龔慎  
儀歸國不然我即死劉主懼遣之慎儀尋歸以宅  
爲寺卽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南平以慎  
儀爲歙州刺史盧絳領叛兵數千入其城慎儀坐  
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遇  
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  
憶鄉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  
死足矣絳卽殺之里老言慎儀爲兒時戲於道傍  
有胡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  
不得令終竟如其言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

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  
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  
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  
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  
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爲家賦登第賦云闕八荒而爲  
庭衢弁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此亦  
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蜃  
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爲鄉人所

傳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  
巽亦不較至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踪跡困泥塵  
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間親戚道如今席帽已  
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  
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  
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卽  
巽也

世傳潘閩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  
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

青箱雜記 卷之二  
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迄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宋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卧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百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

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

執中好閔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爲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卽大用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爲人方願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

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實則道未嘗依阿詭

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也亦獲免初郭威遣使迺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王嘗問道萬姓紛紛

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長兄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卽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齊賢相太宗真宗皆以亮直重厚稱及晚娶薛氏婦真宗不悅一旦元會上壽齊賢已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醜管杯觴欲傾冠弁蓋爲是也

齊賢常作詩自警無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

隨須信樞機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紫  
當知口是起羞本 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  
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  
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刀字意好消評其三  
云國法須遵守金科蓋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  
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  
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草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  
猶憐草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  
常規檢回頭自付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已克已又  
無私一事無脩飾終身在有思公清多歛怨高兀  
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  
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  
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芳其  
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承爲几杖誠更遺  
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淺近至  
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  
雖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昭彰籠  
絡無疎漏恢恢網四張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濤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爲李佛子享年七十臘月八日無疾而逝觀文丁公度爲撰墓誌叙其爲人曰天禧中士風奔競公在文館淡然自守同列中負人倫之鑒者曰李公他日名位顯年壽高我輩俱不及迄今皆驗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羅而已仁宗廟諱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駢任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爲蜂糖滁人猶謂荇溪爲菱溪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高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  
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兗州視事未  
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  
枉法贓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詠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從政區區到  
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讐雙鳥棄鴈常深媿野馬黃  
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  
終幸會承平日樂聖唯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  
黃羊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

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已余皇祐壬  
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密邵  
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杭脩注江公休復爲  
考官內江公充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  
惟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  
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  
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荼密於凝  
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歛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  
程文誤中甄采因對自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

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卽入載  
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  
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  
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科名在行間授臨汀獄掾公  
作詩送余曰太學魯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  
外丹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  
射策詞句太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樞密  
邵公亦蒙屢加論薦常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  
一日閱相國寺書行僧遺偈見王詩一帙而歸以語

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捨

取箇豁達李老

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每好吟詩而詞多鄙俚故公以戲

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爲豪爽今藍

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遣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

之知言也熙寧中余辟定武管勾機宜文字公時

牧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寄余詩曰流年直似

隙中駒別後情懷懶似踈天上又頒新歲曆床頭

未荅故人書慙慙魚鴈功曹檄狼藉盃盤上客魚

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卽捐

館迄今追念知已每增感愴

三才圖會記卷第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三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真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卽有篇詠使  
近臣賡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  
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  
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  
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  
讀魏書二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  
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

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  
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  
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又置翰林侍學士

以邢昺爲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  
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  
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  
殿學士亦以欽若爲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

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  
讀之而重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  
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爲之則  
端明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置此職而  
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隸明道初復改承明殿  
爲端明再置端明殿學士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  
以宋綬爲之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藏於龍圖

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故景德初杜鎬  
戚綸爲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  
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  
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  
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  
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  
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  
制以范諷爲之景德中又置侍講以賈昌朝趙希  
言王宗道爲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天章閣侍講  
自范諷賈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  
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  
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  
所至太平與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  
何以待天下賢後卽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泉  
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  
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

廊爲集賢院書庫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  
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  
焉至淳化初以呂祐之趙昂安德裕句中正並直  
昭文館則本朝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爲集賢校理  
淳化初以和懔爲直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  
自和懔李宗諤始也史館有直館有脩撰有編脩  
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隣幾呂蒙正皆爲

直史館掌脩撰而楊文舉爲史館編脩是時脩撰  
未列於職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爲史館脩撰雍  
熙中以宋 爲史館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澤董元  
亨爲史館檢討則本朝直史館脩撰史館編脩史  
館校勘史館檢討自趙隣幾呂蒙正李若拙楊文  
舉宋 郭延澤董元亨等始也本朝三館之外復  
有秘閣圖書故秘閣置直閣史置校理咸平中以  
杜鎬爲秘閣校理後充直秘閣則本朝直秘閣秘  
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卽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卽呼韋遨作父滿韋全男女名插娘卽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卽呼庶作父睡妻作嬌睡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爲涉誤也蓋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故有魯步卽漁者施魯者有船步卽人渡船處然今亦謂之步故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音閣中謂水涯爲溪步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卽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又蜀有痰市而間日一集如痰瘧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

史記稱四夷各異上漢書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余任大理斷丞嶺南奏案韋庶爲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以錯就岸爨煮雞

子卜之呪云儂來在箇澤裏來在別處少頃雞子  
熟剖視得儂章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裡果得之  
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又有鳥卜東女  
國以十一月爲正至十月令巫者齋酒肴詣山中  
散糟麥於空大呪呼鳥俄頃有鳥如雉飛入巫者  
懷中卽剖其腹視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  
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丸或打楊枝或杓聽旁人之  
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觸物皆通不必專  
用龜策也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卽逢泥濘躊躇未  
前有老嫗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卽從之比看  
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  
必銜得事頗相類原武鄭公戡天聖中舉進士嘗  
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負獨戢贏數百緡是歲第

三人及第

鄉人上官極累舉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試游  
相國寺買詩一冊紙已熏晦歸視其表乃五代時  
門狀一幅曰勅賜進士及第馬極右極伏蒙禮部

放榜勅賜及第謹詣李文定公迪美鬚髯未御試  
一夕忽夢被人剗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  
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  
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  
夢被人砍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爲解釋曰狀元  
不到十二郎做劉公第只得第二人劉公因詰之  
曰雖砍却頭留沆在社蓋南音謂項爲沆留劉同  
音後果第二人及第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舌上生毛有  
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向書當再任已而果  
然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  
提印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  
看得幾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顆顆見  
於腹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棒孟八時魏公年僅弱冠  
一上登科則一棒孟八之應也

孫樞密朴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遠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朴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朴夢中卽填孫朴是歲果第三名因夢得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已過續有一龍蛭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

鄉人龔國隆應舉時夢行道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歲鄉薦乃作父郎中紀恤其乏路費以驛券贈之遂沿路勸請以抵京師步步掬黑豆之應也然此微薄而國隆已兆於夢則其人賦分可知後國隆竟老場屋不沾一命

鄉人朱熙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缺板而弗成是歲止過省不及第晚遇推恩長史出身棺不全之應也

書箱雜記

卷之三

書箱雜記卷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四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  
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  
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  
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  
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  
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  
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臥不  
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生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  
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  
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急物二  
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  
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  
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氣言有序  
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當言八善  
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  
時三十二也則行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饑渴  
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  
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  
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不全則禍福相  
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  
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孟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  
中正則眸子瞭然昏中不正則眸子眊然此其大

槩也而其間善惡又更多端凡督諭上音茂下啞

囁者嫉妬人也盱睢眈丁結切眈火彼切者惡性人也

矐呼間切矐他郎切晃者愍呼占切人也貼丁念切賺聲謙切

切珉矐時斤切者淫亂人也睢盱眈音閃爍者邪人也

彌詞俚人言也瞞贈者姦詐人也應徵拗故巧切者崛

強人也牟目眈烏江切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

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

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諦者好隱遁人也睛色

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睛多光而不溢不散

徹而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睛急眨俱夫切者若

不嫉妬即虛妄人也

又商臣王敦蜂目王莽露眼赤睛梁冀洞睛矐眇則

惡逆之相亦見於目余昔年嘗任汀州掌獄錄見

殺母黃曾其目睛黃小而光跌宛若蜂狀則蜂目

之惡逆尤驗也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

也本朝巨公呂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皆有

人倫之鑒故其賞罰未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

三

言部彙考



成功李勣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事斯言信矣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爲是故也又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莒詩莒公一聯曰漢臯珮冷臨江失今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巖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台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莒元蓋爲是也

又樞密孫公固亦小官時曾謁文莊文莊許他日當踐樞幄今亦驗焉

楊公大年尤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嘗言

郇公異曰必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進知其有宰噐卽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卽春卿冲卿父也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誅爲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白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異待通判疾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做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sub>說</sub>取貨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噐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苗文忠公論之文公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飢飪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大尉程公勘侍郎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  
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密副使晚  
年帥延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於  
程而二公享壽脩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  
掌以其年三月捐館

翰林王公洙脩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  
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  
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  
灾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達晚卽滯留王雖早

歲竒蹇晚卽遷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  
起

梁少卿吉府宋郎中咸俱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時  
宋巳時梁二十八巳爲太子中書舍通判饒州而  
宋猶未第客游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  
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  
則過之後皆如其言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  
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  
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師事皆略同亦可恠

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強

劉忱過鳴犢鎮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巳時後秀陝西効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轎撲落崖亦幾於死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冕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冕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音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命女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詩經雜記卷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五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小說載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  
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  
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  
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  
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  
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

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  
縵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  
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  
厚過於前世燕許韋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  
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  
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  
般格調若朝廟供應則忌麤野嘲啗至於村歌社  
舞則又喜焉茲亦與文章相類晏元獻公雖起田  
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

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  
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余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  
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  
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  
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  
也無

公風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羶每讀韋應物詩愛  
之曰全沒些脂膩氣故公於文章尤負賞識集梁  
文選以後迄于唐別爲集選五卷而詩之選尤精

凡格調猥俗而脂膩者皆不載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題於齋壁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消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之類莒公常謂此數聯使後之詩人無復措詞也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

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或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濟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因疾藜尚關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効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文受旨以溫成嘗  
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  
乃用西漢馬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  
曰在昔禁闈誰何地衛觸瑟方警當熊已厲覽者  
無不嘆服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群時年十二有試公  
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畧曰降  
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髮雲於  
簾戶秋風漸曉笑釵燕於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

夢心搖若驚踟躕而玉趾無力眇睩而橫波漸傾  
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  
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眸爭別於天仗蓮  
臉競辭於冶庭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緩而回廊繚  
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家一旦而  
卻歸華表

公舉制科庭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微之見其年少  
遽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  
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曰殿上

袞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  
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嘆服數四曰真將相器也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夕宴後庭酒酣  
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  
拱宸殿按舞公卽杼思立進喜遷鶯詞曰霞散綺  
月沉鈎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鏤新  
秋瑞堦犯英廟諱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  
宸遊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悅夏公雖舉進  
士本無科名以父歿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卽上書

乞應制舉其畧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  
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陣陛下  
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  
枕石漱流爲達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  
爲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爲德則  
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本  
綿弱若陛下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  
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  
後矣真廟再三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日定

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  
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  
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  
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爲絕唱曰築  
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  
喙將軍應起五湖心

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爲絕唱  
曰落魄劉郎作帝詩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  
猶俎醢安用思他猛士爲

臨潼縣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唯陳文惠公二韻  
尤爲絕唱曰朝元高閣迴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以  
蔽不見漁陽城

蘇爲酷嗜吟詠知湖州日有詩數十首惟一篇足爲  
絕唱曰野艇閑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  
鳥自南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壺酒  
戀到晚涼歸在宣城亦有詩十首皆以宣城爲目  
內宣城花一首尤爲清麗曰宣城花疊嶂樓前簇

綺霞若非翠露陶潛柳卽是紅葢小謝家又常知  
邵武軍亦有小詩十首唯一篇最善曰愛重八九  
月登高 下樓樹紅雲白處寒瀨泊漁舟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  
政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  
韻合錄之曰髮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週遞延客  
話僂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  
擁背借力伏搯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  
離枕上扶始到門前無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

聾如塞纒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鞿鞭  
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  
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  
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揜擡舉衣頻換扶持  
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  
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  
圖張笑七賢看嫵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  
袂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褁帽縱  
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

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  
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晒艾曝簷椽  
怒僕空睜眼噴兒謾握拳心驚嫵蹴脚軟怕鞦韆  
局縮同寒狄摧壓似飽鳶觀瞻多目眩牽動卽  
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杖寧更  
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去聲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  
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  
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  
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

廿坐末絳老讓行先拍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  
皮塵旋漬靦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言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盃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塔危索滅  
埽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旣感桑榆日常嗟蒲  
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師錫年八十餘卒又有喜子及第詩曰御榜今朝至  
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賀客留連  
飲家書反覆看世科誰不繼得慰二親難蓋張嘗  
有中魁甲者故得有世科之語

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  
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  
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  
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後向秉鈞寇  
以使相知未與軍向作絕句贈寇寇酬之曰玉殿  
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無我  
白首猶持將相權

青箱雜記卷第六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禹偁詩多記實中的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折皇家上相薨大功銘玉鉉密事在金滕宋 挽詞曰先帝升遐日詞臣寓直時樞前言顧命筆下定鴻

基蓋嘗嘗密贊太宗而宋爲內相宿直遇太宗升  
遐是夜草遺制立真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不知  
唯以公挽詞爲傳信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客歸朝願補校官  
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  
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  
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  
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當下第作  
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

爲商丘

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

事堪嗟載

筆商丘鬢欲華酒好未陪紅亦宴詩狂多憶刺桐  
花蓋爲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蘂而葉  
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則繪爲圖以翫之李洞  
慕賈島詩名則鑄爲像以師之近世有好事者以  
潘閩遊遊浙江詠潮著名則亦以輕絹寫其形容  
謂之潘閩詠潮圖閩酷嗜吟自號逍遙子嘗自詠  
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



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  
叫絕已恨一聲多哭高舍人生前是客曾投卷死  
後何人與撰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  
黃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書白贈詩曰宋朝  
歸聖主潘閔是詩人王禹偁亦贈詩云江城買藥  
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真爲明公賞激如此又  
魏野陝府人亦有詩名寇萊公每加前席野獻萊  
公生日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萊公七  
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贈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

無地起樓臺而其詩傳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嘗有  
北使詣闕詢於譯者曰那箇是無地起樓臺的宰  
相時萊公方居散地真宗卽召還授以北門管鑰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  
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  
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  
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又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  
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

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卽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  
謝王公其畧曰伏蒙府王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  
和石一片拜世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  
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  
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常顧丘樊之側微念土木  
之衰病不過一杆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  
歷覽環堵當纓綈之盛集攄風雅之秘思率以賡  
載始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刊群言之鴻麗  
珠聯綺錯雕繹相照葦植置立竟于空林信可以  
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  
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  
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  
激賞如此

王公隨雅嗜吟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  
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漁歌唱夕陽  
皆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  
崇儒術爲佛事故所著馭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

文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荅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瑕劇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權枯排孫郤似圖昌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迭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

於我師者歟

人臣作賦頌贊君德忠愛之至也故前世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呂文靖公賈魏公則嘗獻東封頌夏文莊公則嘗獻平邊頌廣文頌朝陵頌廣農頌周伯星頌大中祥符頌靈寶真文頌龐穎公則嘗獻肇禋慶成頌今元獻晏公宣獻宋公遭遇承平嘉瑞來還所獻賦頌尤爲多焉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

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  
 解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  
 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  
 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  
 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  
 孰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  
 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禮神必朱篆紫  
 二陳之醮所又輟俸脩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  
 其勝響云

真宗封岱祠汾雖則繼述先志昭著靈貺中外臣民  
 協謀同欲然實由文穆之力贊焉祠禮畢章聖登  
 太山頂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內一碑首云朕欽  
 若旻天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  
 與相文穆不惟被章聖顧遇至於明肅太后亦深  
 眷焉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而誤投沂  
 公之第沂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寢不問  
 故植之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  
 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

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  
日抗疏請盡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  
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  
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領之未幾命  
宰府召試孝爲德本頌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  
遂大拜

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  
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  
亦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

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  
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  
貧賣寶刀臂健尚嫵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  
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惻然  
卽自環衛驟遷數級

柳崇儀開家雄於財好交結樂散施而季父王家多  
靳不與時趙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謁開  
開屢請以錢乞趙季父不與開乃夜篝火燒舍季  
父大駭卽出錢二百緡乞趙由此恣其所施不復

客也盛文肅公正剛蹇絕無它腸而性微狷急時  
爲內相孫抃方召議館職以文投之文肅大怒曰  
投贄盡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責再三孫惶恐失  
措而退比試學士院孫夙夕憂其禳落文肅乃題  
所試卷爲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閩人謂子爲囡謂父爲郎罷故顧况有哀囡一篇曰  
囡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  
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  
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囡吾悔生汝及汝旣生人  
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囡別郎罷心摧血下  
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盡磨至多取  
閩童爲閩奴以進之故况陳其苦以諷焉

丁卯年

卷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

第 八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箱雜記卷第七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謠讖之語在洪範五行謂之詩妖言不從之罰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昔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爲朱瑾所殺焉則朱蒜不及秋之應也李昇先爲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昇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竟卽僞位



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  
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上取  
濠泗揚楚秦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  
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  
范腦帽狹小銳首卽墜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士  
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  
衣蓮花冠酒酣免冠髮髻爲樂因夾臉連額渥以  
朱粉畫曰醉粧此與世所壽事頗相類後衍又

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畫衣衍自  
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聞者悽愴又衍造上清宮  
成望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  
女遊觀闐咽謂之唐竟後國亡歸唐至秦川驛  
遇害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  
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  
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於廳壁

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爲弱以戲之也其後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

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勝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應也

廣南劉龔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龔建漢

國歲在丑也兔絲者辰龔位歲在卯也吞骨者燕諸翁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謠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斥國姓又日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薄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歎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洎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

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

時又有謠曰騎馬來騎馬去蓋光啓丙午國亡之應也

王審知治城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兵來浚城浚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但掉尾半爲兒猴作第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又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

無王蓋馬氏諸王雄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  
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鷓牙及馬氏將  
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鷓牙過今年其後邊  
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爲王逵所  
逐言是歲亦爲潘叔嗣所殺皆具應也

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爲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  
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  
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群羊子無舍

自今以後馬氏當五王楊氏當三王後皆如其言  
唐末丹陽民常戲語曰待錢來待錢來及後錢銀授  
鎮海軍節度浙江江西道觀察處置使潤州刺史遂  
據有錢塘乃其應也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  
後漢太尉許毓廟廟碑卽許劭祠歲久字多磨滅  
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  
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  
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

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  
辯蕪菁之比也其所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江南李觀通經術有文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  
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堪恨碧山  
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此有  
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

陳文惠公未逢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歛一樓  
明月雨初晴觀此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  
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宋苜公庠知許州開西湖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  
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置情如刀劍傷又唐及  
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青春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  
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則其情墮穫如  
傷刀劍以至下淚既後登科則其中充溢若無所  
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  
竟死焉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氣義嘗詠牡丹詩云三月  
內方有百花中更無迷懷詩云虎生三日便窺牛  
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赤  
松游奴顏婢舌誠堪耻羊狠狼貪自合羞三尺大  
阿星斗煥何時去取和齊頭 皇祐初公出領豫章  
轉運使潘風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  
公卽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夫有八柱一柱此  
焉存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  
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  
宰相器矣未幾叅大政遂正鼎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  
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  
遷之禮前詩已預識也

乖崖張公詩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  
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寂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  
詩識也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  
州值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

換閣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常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如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歿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余詩識之矣

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鰲背上行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金鰲背上行亦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內相豈亦詩之識耶

王丞相隨刻意於詩以謂詩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嘗有應制科人成銳集詩二篇國子博士侯君以獻於隨隨覽之乃親筆尺牘答侯君其略曰隨拜啓伏承賢良成秀才見訪不及裁製三冊文華宏逸學術該贍然覽舒菊詩云綠檻應無分春風不借恩又野花詩云馨香雖有豔栽植未逢人實皆綺靡之辭未協榮登之兆復閱別隨州裴員外嘉句云憑高看漸遠更上最高樓諒惟再舉合踐高

科其好品藻如此銳許州臨潁人後以獻邊事得  
官竟坐葬斥餒死于京師

白居易賦性曠遠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  
此曠達者之詞也孟郊賦性褊隘其詩曰出門卽  
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隘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  
何嘗礙郊孟郊自礙耳王文康公賦性質實重厚  
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惟柔解吐絲堪笑  
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質實重厚之  
詞也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諤遷  
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  
後必停也

太子中書舍人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創亭名必觀  
蓋取荀况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  
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青箱雜記卷第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八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  
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  
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  
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  
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  
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  
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錄之乖崖張公詠席

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搏百花作小英明如花  
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  
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陽軟殼如雲英毫郡輕  
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  
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摘向人間爲飲妓不然  
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  
風欲飛去歌聲過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  
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是我見小英心未  
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汝新翻曲韓魏公院

年鎮北州一日病起作點絳脣小詞曰病起厭厭  
盡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悵前  
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盼人遠波空翠司  
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  
仙家日月閑綺窓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松露  
冷海霞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  
路難又曾脩古立朝最號剛方蹇諤常見池上有  
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翠芙蓉圓青映嫩  
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王安國作詩多使酒

樓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江南一酒樓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徧酒樓錢昭度詩亦有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子詩有幾酒樓余荅曰吾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清風江自流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遶浙江東

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惡室中與余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飽最思道通俛還魁肥江淹善啖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之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畢文簡公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唯事蒲博時畢公作相累諭不悅欲回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壻皇甫泌道值過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回奏亦如之若是者二值上內逼遽引

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  
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辯唯而退泌卽轉殿中丞  
後累典大都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嘉祐中選人鄭可度歷十五考舉主僅滿五人內一  
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選待次二年餘引見前一夕  
五更昭選卒其日值起居朝堂中謹言州北李少  
卿夜來有事銓吏知之卽以撼可度願得錢五千  
寢其事可度不與吏竟白銓主再會問罷引可度

滲之元選調

又選人張方 賦性剛介嘗以事件上官爲所羅織  
以贓罪廢絕無改轉之望後爲臨穎令時賈安公  
知許州憐其無辜卽爲奏雪罷任舉主亦僅滿磨  
勘入甲待次餘二年將引見又丁家艱及服除謂  
舉主彫喪已盡則闕會問乃並存轉著作佐郎至  
今無恙此又與鄭可度不侔矣

樞密孫公抃生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  
合將棄諸江道遇老嫗曰兒可活卽與俱歸以艾  
炷炙臍下遂活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  
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  
屋脊以厭火災卽今世之鴟吻是也

春秋左氏傳稱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謂已賤而書  
名蓋甚之則以其無廉耻之至也故今倡家謂之  
求食蓋本乎此

唐以前館驛並給傳往來開元中祿從簡便方給驛  
券驛之給券自此始也

曲有錄要者錄實實有曲之要者卽唐書吐蕃傳

所謂涼州胡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 謂之錄要

梁高祖爲宣武節帥及受禪乃升汴州爲開封府其  
詔曰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沾慶  
澤所宜<sup>勦</sup>故豐沛著啓祚之美襄鄧有建都之榮  
用壯鴻基且旌故里則汴州爲開封府自朱梁時  
也

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常閱武於此改  
爲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繁臺則  
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左氏傳曰魏大名也故魏府號大名府

考工記臬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

蘇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滑州謂之滑臺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寄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弁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弁能燒猛火油存後仕尚書弁亦仕至屯田員外郎知要州卒

慶曆丙戌歲春榜省試以民功曰庸爲賦題題面生梗難爲措詞其時路授饒瑄各場屋馳名路則云此賦須本賞饒則云此賦須本農故當時無名子

書林雜記 卷之八  
嘲曰路授則家住關西打賞罵賞饒瑄則生居浙  
右你儂我儂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  
相張公昇少師趙公公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  
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宣公公壽至八十餘皆不  
及焉故文惠致政  
皆太傅曰青雲岐路游將  
為是也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

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

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  
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  
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又困選調  
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贄  
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  
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窓隙目之知  
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  
幾薦為御史尋充受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  
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



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絕荅書皆親筆書語皆稠疊勤拳其敦篤如此

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時多游僧舍至則吟哦忘歸常至西庵寺題詩曰西庵深入西山裏算得當年少客遊密密石叢盤小徑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誰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欲刷粉牌書姓字調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巖寺亦留題曰身爲冠冕留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跡

况茲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邊誰知願言適又公嘗公牒至建寧縣道洛陽村而山路險峭穹絕不可名狀亦題二韻於村寺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游無日不思量誰知萬水千山裏枉被人言過洛陽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尚輕利仁宗悅乃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荅之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是過也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

及第仕亦晚達皇祐中自潤州解官時已六十餘  
語三命僧化成曰運限恰好去未得未幾除侍御  
史知雜事不十年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  
氈輕絛條然自適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日晨  
起焚香讀華嚴庵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  
而已年八十餘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  
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  
獨歌獨酌獨吟獨笑况值群山初雪蒲又明月交  
光好便假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  
知功業何時了算算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  
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携酒滯東風眠  
芳草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天聖初堯臣下第三人及第爲  
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叅貳大  
政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  
忠退居東潁公卽自睢陽乘輿挈舟訪之文忠喜  
公之來特爲展宴而潁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  
乃自爲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

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

善相雜記卷第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九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 向濬校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  
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  
余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  
心而可憇者今並錄之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崗  
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  
曙遲送遠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  
江行晚泊云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公

池上作云歸禽動踈竹落果響寒塘贈陳六府云  
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香淺水生并宵  
分月上軒贈凝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  
送選客云浪經蛟浦濶山入鬼門寒經綠公舊寺  
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峯塞上云河水堅度馬  
塞雪密藏鷗喜長公至云久別年顏改相逢夜話  
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幾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  
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楊學士云露寒  
金掌重天近王冕次湖氏書畫云著書驚日短彈

劍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  
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牛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  
斷城隍出江分島嶼廻寄梅蘇州云鎖城山月上  
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幔來風遠移牀  
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遊隱  
靜寺云空潭聞鹿飲踈樹見僧行送錢供奉巡警  
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鼎巨河亭云曠野  
行人少長河去鳥平宿肇公山齋云月高山舍迥  
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

孤濠梁夜泊云夜閑潮動舸秋迥月臨城崔仰秋  
居云葉落風中盡虫聲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  
山迎舸論兵雲繞旂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  
前低秋夕云磬斷虫聲出峯迴鶴影沉書韓退屋  
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  
近草虫亂夜遙霜月低觀宴鄉老云海鷗聽舜樂  
山鬼醉堯觴贈素上人云中食下林旂夜禪移塚  
狐晚夏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  
殘月楚山曉孤煙江南暮宿翻經館清少卿房云

梵容分古像唐語入新經題王大保道院云鶴傳  
滄海信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詩寒禽栖古柳  
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  
風喜陳助至云樓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  
望云人歸岡舍迥鴈過渚田遙送人牧滎州云山  
色臨巴迥江流入漢青春申道中云湘雲隨鴈斷  
楚路背人遙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崑崙溜濺碁  
寒栖霞寺云境閑僧渡水雲盡鶴盤空林逋河亭  
云古路隨岡起秋帆轉浦斜楊秘監池上云禽寒

青箱雜記 卷之九 三百九  
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嵐重琴基濕風  
長枕簟寒塞下云離磧鴈衝雪渡河人上水寄白  
閣能上人云夜梵通雲竇秋香滿石叢陝西道中  
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送防秋楊將軍云殺  
氣生龍劍威風動虎旗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  
飛雨暗中峯賀劉舍人云日纏黃道迥春入紫微  
深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歸幽并道中云  
鴈行沈古戍鵬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云景霽雲  
迴合秋生樹動搖過陳搏舊居云亂水僧頻過荒

林鶴不還宿橫江館云露館濤驚枕空庭月伴琴  
維那道中云馬渡水河濶鵬盤噴日高國清寺秋  
居云驚蟬移古柳闔雀墮寒庭書平上人山房云  
松風傳夕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  
曙景鳳吹繞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生袖添  
泉月入瓶昇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國  
清寺云暝鶴棲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雲  
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云風暖鳥巢木  
日高人灌園楊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鶴潭月戲

春鷺書矯方屋壁云圭竇先知曉益池別見天送  
陳舍人巡撫云月露踈寒柝雲濤閃畫旂宿齊上  
人禪齋云鶴驚金刹露龍螯玉瓶泉春日寇官贊  
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  
上濶雲度月邊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狎  
下聽琴送孫荊州云畫鷁浮秋浪金鏡響夏雲江  
城晚望云丹楓映郭迥綠嶼背江深題王太保山  
亭云危溜含清瑟飛花點玉觴送李秦州云朱旗  
凌雪卷畫角入雲吹畫上人西齋云孤雲還靜境

遠籟發秋空李太博山莊云圍碁分雪石汲井動  
金沙宮中詞云井含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吳袁  
州云鳥暝風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鳴  
金錫歸雲擁石牀塞上云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  
遲嗣上人云拂石雲離簫嘗茶月入鐙舟行云遠  
嶼迎檣出寒林帶岸迴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  
別夜月隨筇馬蟻淮亭云路橫尚燒斷風轉浦帆  
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旒閑虎繞竿高  
諍書齊云品畫逢名嶽橫琴憶古賢太一山云雲陰



移漢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遥群馬小天  
濶一鵬平范浴園池云江花凌霰發山溜入池深  
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鵬天高畧書院云古  
木風煙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  
河風動旆巡部雨露車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  
杵曰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  
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卽批付  
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迹乃

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曰爲  
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畧曰  
臣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  
孫杵曰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  
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  
宮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已赤族  
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旣而免身生男  
屠岸賈聞知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中  
視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入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

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啓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他嬰匿於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卽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後爲秦所併則子孫焉斯故

義國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

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傳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續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遺育矣又安能昌熾以至於此故臣深以謂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嬰服喪三年爲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

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况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大空而百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卽速令如法崇建若於甲令未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於二人者矣

龍圖燕公蕭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嘗作蓮花漏獻於闕下後作藩青社出守東穎悉按其法而爲之其制爲四分之壺參差置水器於上刻木爲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總六千分以効日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鑄金蓮承箭銅烏引水下注金蓮浮箭而上有司唯謹視而易之

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臬法考二交之景  
得午時四刻一十分午爲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  
以梓潼在南其法晝增一刻夜損一刻青社稍北  
晝增三刻穎處梓青之間晝增二刻夜損亦如之  
仍作宣秘漏其德天愈密焉茲亦張平子之流也  
本朝之制誥待制止繫皂鞋犀帶遷龍圖閣直學士  
始賜金帶燕公爲待制十年不遷乃作陳情詩上  
時宰曰鬢邊今日白腰下幾時黃於是時宰憐其  
老未幾遷直學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  
冠萊公爲轉京官晚登文館列侍從作直學士時  
已六十餘矣

青箱雜記卷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箱雜記卷第十

宋

吳處厚著

明會稽商濬校

真宗朝有王鍵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  
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  
遇其人於茅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合  
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滕之書戒  
曰非遇人君慎勿輕述鍵後以佯狂抵禁配流嶺  
南時供奉官閣門祇候謝得權適總巡兵頗聞其  
異鍵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

進真宗異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彗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爲彗改名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卽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世所未聞也

崖張公詠尹益部日值李順兵火之後群政未舉因謾一吏詞不伏公曰這莫要劔喫彼云謾不得喫劔則得公命斬之以徇軍吏聘胎相顧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因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願望就命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公平順賊之明年復有劉盱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  
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  
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斫來知復是誰殿直段  
倫曰如學士之言真神明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  
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  
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又皇  
祐中儂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  
師還以訊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有獲首者  
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則賜爵一級因爲

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  
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  
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  
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  
一心不尊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遂大捷  
然則青之智識亦公之智識也

公布衣時素善陳搏嘗因夜話謂搏曰某欲分先生  
華山一半住得無搏曰餘人則不可先輩則可及  
且取別搏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牋一角



爲贈公謂搏曰會得先生意取某入關處去曰球  
重搏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爲公  
卿不達爲王者師公常感之後尹蜀乘傳過華陰  
寄搏詩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  
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慙愧華山雲

公布衣時常至鄭州宿於逆旅遇一人氣貌甚古與  
之語曰塵外子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質明爲別  
語公曰他日相公候於益州後公典益部瘍生於首禱于龍  
輿觀夜夢昔年神和子告之曰頭瘡勿疑不是死

病及覺語道士文正之嘗收得鄭韶處士贈神和  
子歌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公乃建大閣上下十  
四間號仙游閣歌至今刻石存焉公離蜀日以一  
幅書授蜀僧希白其上題須十年後開其後公薨  
于陳凶訃至蜀果十年啓封乃乖崖翁幘子一幅  
戴隱士帽褐袍緇帶其幘題云依此樣寫於仙游  
閣兼自撰乖崖翁真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  
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  
服之無斃至今川民皆依椽家家傳寫

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邯鄲公淑又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嘗迎侍康靖題詩於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一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茲亦異也

劉沅與鄉人尹鑑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榜始登第還鄉劉以詩送之少年相款老相違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塵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中榮登莫計名高下宦達須由善始終若到鄉關人見問爲言歸思滿秋風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賦性恬澹年踰五十卽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常過其居題詩曰南北沾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讓俸買閑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屯田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直城東草樹扶疎一畝宮曾珥貂璫爲近侍却紆絛褐

青箱雜記 卷之十一  
作闕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盱衡道氣充厭盡  
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蹟學冥鴻可久好吟詠效白  
樂天格嘗爲陝西駐泊爲樂天構祠堂於郡城大  
阜之頂中安繪像仍繕寫平生詞詩警策之句徧  
於舊墉晚年著歸休集行於世年七十餘卒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詠真宗朝銜命江南搜訪  
遺書名畫歸奏稱旨用是累居三館秘閣職任有  
詩送魯秀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  
浦浦風聞蟬詩云柳絮影踈秋霽月梧桐葉墜夕

陽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詩名明  
中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爲明堂賦和氣致祥  
詩亦命湘賦之湘蹈舞再拜數刻而成仁宗嗟賞  
左右中人爲之動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  
道冲融協大和卿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煦集連  
枝木嘉扶異穎禾五星還聚井丹鳳更巢阿藪澤  
無遺士邊防又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載輿歌他  
詩亦類此有肯堂集行於世翰林李公淑爲之作  
序曰予嘗嘉河東父子起銀瓘右貂能以屬辭拔

其倫益之三朝侍內老不廢學又課厲二子使皆有立約已慎履如周仁石慶而楚老孳孳嗜書克自淬琢云湘又喜爲小詞嘗在河東路走馬承受有詠弁門浪淘沙小詞云鴈塞說弁門郡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古寺樓臺依碧障煙景遙分晉廟鑠溪雲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歸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銷魂復有詠汴州浪淘沙小詞仁宗命錄進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禮樂縱橫葱蔥佳氣鑠龍城日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

六街平萬物充盈青樓絃管酒如澠別有隋堤煙柳暮千古含情

楊文公深達性理精悟禪觀捐館時作偈曰漚生復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

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捐館時知河陽作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實正月六日

曹司封修睦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常以竹簟贈禪僧仁曉因作偈與之曰翠筠織簟寄禪齋半夜秋

從枕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捲却暑天開

張尚書方平允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作偈

答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劫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

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

空流塵暗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真消息

富文忠公允達性理熙寧余官洛下公時為亳守遺

余書記為訪荷澤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

是身如泡幻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

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

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

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貶余曰承此偈見警矣則矣

矣理則不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

得就其中觀像者為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

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為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

之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亦

可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為農器賦云我皇

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  
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  
於此賦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

云

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

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  
才亦見於此賦矣公文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  
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  
意謂水車唯施於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  
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  
邊鄙震盪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用斯  
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有物類賦云不縮不盈賦象靈窮於磨狹  
匪靡匪靡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  
意已見於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  
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群材使小  
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  
鷺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尤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

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  
而自致又曰將翱將翔詎比海鷁之翼自南自北  
若專霜隼之誅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  
亦見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卷第十終